

敬 营二十年

廖运周将军的非凡经历



张圣芬 牛耕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秀琪

封面设计：董学军

321

敌营二十年——
廖运周将军的非凡经历

张圣芬 牛耕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印张 8插页 215千字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5.20元



率国民党军第110师起义的少将师长廖运周。



第110师起义部队开赴解放区。

群众组织旱船队慰问起义部队。



目 次

引子	1
一 他总喜欢说，那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4
二 在那样的年龄，谁都难免会干些蠢事	22
三 一次突如其来的土匪裹挟， 反倒给了他信心和勇气	40
四 从芜湖到屯溪，终于酿成了 一次真正的兵变	55
五 任凭风狂雨猛，咬定青山不放松	66
六 算是尝够了前不能进，后不得退的滋味儿	86
七 暖泉镇，这温馨的名字，隐 藏着多少危机和灾难	98
八 应了那句话：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10
九 在酝酿归队的关键时刻， 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122
十 在国民党抗日战场上，同样 挥洒着共产党员的鲜血	134
十一 转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一一〇师	153
十二 南召事件，险些乱了廖运周的方寸	172

十三	在孤雁归队的时刻,勇气和 智慧仿佛也在成倍增长.....	195
十四	没别的路可走,还得自力更生打开局面.....	212
十五	陈毅司令员指示,情报工作第一,起义第二.....	226
十六	难哪,带领着敌军和自己人作战.....	240
十七	高超的斗争艺术,使训练 有素的警犬丧失了嗅觉.....	254
十八	璇宫会议: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	266
十九	终于到来了,最重要的时刻.....	276
二十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通向胜利之路.....	290
二十一	简短的结束语.....	320

引 子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伟大的淮海战役进入了以围歼黄维兵团为目标的第二阶段。

凄厉的北风吹着尖利的哨音，卷起淮北大地上的黄土、败叶，肆虐地玩弄着。暗黑的天幕上，残存的几颗星星也瑟瑟作抖地收敛了清冷的星光。激战了一天的南平集附近，没有了白日里炮弹的呼啸、坦克的轰鸣和慑人心魄的拼杀声。黑夜把残酷的战场面目遮盖得严严实实。只有被烧毁的残迹，冒出一股股焦灼的气味，被寒风扯散，融进浓浓的夜色中。

一切是静的。一切又是莫测和不安的。

总共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李家村，我人民解放军总前委指挥部里，雪亮的汽灯下，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三位首长毫无倦意，面对地图，在仔细分析和推断着黄维的进一步企图。

南平集，十二兵团司令部内。黄维在他的军长们默默地注视下，象困在笼内的猛狮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下来，作战参谋急忙打开地图，他用两色铅笔，刷刷地在地图上标出兵团的行动方案……

赵集以北的开阔地上，一个黑影在迅捷而隐蔽地运动着。黑影越过了国民党军防线，接近了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他的动作似乎更加小心，生怕弄出一点响动。黑影突然不动了，警觉地伏在一处隐蔽物后。

“什么人？出来！”一声喝令从十几步开外的战壕里响起来。

黑影站了起来，平静地答道：“不要开枪，是送情报的。”说着，就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没待他挨近，几个解放军士兵已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抓住了他。来人毫不反抗，顺从地跟着他们走。

这里是中原野战军二纵的前沿阵地。

士兵把来人带进了阵地指挥所里，响亮而自豪地报告道：“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侦探。”

来人马上分辩道：“我不是国民党侦探，我带了重要情报，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嗨，口气不小。”前沿阵地负责的干部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来人，只见他个头不算高，身着便衣，一脸精明，毫无怯色，心想：这家伙一定不好对付。

来人显出急切的神情，再次申辩：“我叫张士瑞，的确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一一〇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话。”

这一问，来人怔住了。除了他的夹衣里面藏有一一〇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身上没有一星半点可以作为证件的东西。再说，一向是直接单线联系，又何来证件一说。

于是，不管来人如何坚持，分辩，二纵前沿阵地的同志说什么也不相信一个国民党师长会派人给解放军送情报，命令道：“少听他罗嗦，押下去，严加看守。”

来人被推出指挥所，他焦急无奈的喊声的余音还留在指挥所里：“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负责！”

两天后的黄昏。双堆集附近。再过十个小时，黄维就要从这里利用一一〇师作为兵团突围的先锋，实施全线突围，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

此刻，蒋介石也正在南京官邸里等候着黄维突围成功的报告。

在这一刻千金的时候，国民党一一〇师侦察连副连长杨振海趁着暮色，向解放军阵地运动。他再一次按一下紧贴胸口的地方，那里小心地藏藏着廖运周师长写的假意突围、实行战场起义的计划；他的耳边又响起廖师长深重的托付：“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全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在此一举。张士瑞至今未回，肯定是遇到了麻烦；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到了，中原野战军陕南第十二旅的前沿阵地到了！杨振海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然而，他的命运并不比张士瑞强多少，他同样被抓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眼瞅着离预定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杨振海急得满头流汗。不知道是杨振海敦厚老实的模样起了作用，还是他带了一个解放军俘虏同来的原因，这里的解放军总算看在他口口声声“要面见刘邓首长”的恳求上，把他送到了六纵阵地面见王近山司令员。

矮敦敦的王司令员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刘邓首长。电话中，传来了邓小平政委清晰的四川口音：“廖运周嘛，我知道他……”

在淮海战役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将率师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并为邓小平同志所了解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廖运周——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 他总喜欢说，那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本来就稀疏、昏黄的汕头灯光，越加模糊、微弱，终于被夜幕吞噬了。

这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驶入了大海。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浪头拍在船舷上，发出很大的响声。立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一个是廖冠洲（廖运周当时的名字），一个是吴秀松，好象并不在意船体的颠簸和跃上船头的浪花激起的点点水星。他们搭乘这条货轮，刚刚逃离被囚了二十多天的孤岛，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第一次可以暂时忘掉身处的环境，怎能不尽情享受一下呢！

海风袭来，小吴不由打了个寒噤——他们毕竟还只穿两件单衣呀。

“冠洲，太冷了，回舱底睡会儿吧。”

躺在舱板上，就如同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冠洲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当俘虏的囚岛上，飘到了韩江边的三岔路口，飘到了舜耕山下那小小的廖家湾……

一九一一年旧历九月十四日，位于淮河南岸的廖湾村南的打谷场上，忽忽拉拉地汇集起附近一带村子的青壮农民——拿刀的，扛叉的，握镰的，提棍的。他们垒起了锅灶，杀猪做饭，亮

出了“淮上革命军”的大旗，宣传演讲，还互相剪了辫子。人人脸上都闪动着昂扬的光彩，原来今天是淮上革命军响应武昌首义，计划攻打寿州的日子。而淮上革命军在廖湾村集合是同这里早就成了淮上一带反清营地有直接关系的。廖冠洲的叔伯辈中，廖少斋、廖海粟、廖磐箴、廖朴纯、廖润斋、廖瑞然、廖子宾、廖梓英史称“廖氏八兄弟”很早就是安徽反清团体“岳王会”的中坚，后又加入同盟会，是安庆起义的谋划和参与者，也是淮上革命军的组织和领导者。今天，在出发前的日子里，他们显得格外忙碌和兴奋。

这情景首先使离打谷场最近的私塾沸腾了！孩子们呦呦叫着冲出门去，在大人们中间窜来奔去。一会儿，这群雀跃的鸟儿又飞回了课堂。他们不是来上课，是仿效大人回来剪辫子。年仅八岁的廖冠洲剪了自己的辫子还不满足，又鼓动着要给先生剪，吓得这位老夫子迭声连叫“使不得”，捂着脑壳，再也不顾平日的斯文样，跌跌撞撞地逃了出去。

这天恰逢中秋，圆圆的月亮升上来了。这支农民反清革命队伍就要出发了。廖冠洲攀在爸爸的腿上，闹着喊着要跟去。叔伯们吓唬他：要打仗的，小孩子去不得。冠洲一歪脑袋：“打仗怕什么？棒锤和大帽子都打不过我。棒锤，是不是？”

棒锤是廖运泽的小名，大帽子是廖运升的小名。他们仨是同族兄弟，年龄相仿，同在一个课堂念书，同在一起玩耍。平日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带兵打仗了，每人挑上几个小弟兄，占据一方，打起来看。几十年后，同为黄埔毕业生的三兄弟都成了驰骋战场的将官。尤其有趣的是，廖运周率国民党一一〇师起义后，蒋介石重又将这一番号给了廖运升的暂编第一师，而廖运升在接到廖运周促其起义的信后，又带着第二个一一〇师在浙江

义乌举行了起义。这些自然是后话。

廖冠洲这么一问，棒锤不由得用手摸摸曾被打破的前额，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叔伯们全笑了。

廖冠洲虽然没能去，但在梦里他还在为淮上革命军的胜利笑呢！

然而，没过多久，小冠洲也收敛了笑声，廖湾人民为革命付出的牺牲和承担的痛苦，在廖冠洲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蚌埠阻击张勋一役，廖湾一带牺牲了三十多人，村里最早投身革命的廖氏八兄弟之一廖朴纯（一九一二年孙中山亲自电令以大都尉给予抚恤）也不幸牺牲。

被称为“倪屠户”的北洋皖系军阀的忠实干将倪嗣冲卷土重来，对淮上革命军大肆捕杀。淮上军多系寿县、凤阳两地人，倪嗣冲命令只要抓住寿、凤人，一律砍头。一时，淮上腥云翻滚，血流成河。廖家湾是淮上革命的中心，自然成了倪嗣冲重点剿杀的对象。

八兄弟中的廖少斋不幸被捕，就义于狱中；廖海粟为叛徒出卖，在城隍庙前被斩首示众。其余几个只得逃到上海，暂避捕杀。

家乡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和欢乐。村子的东西两头都驻扎了军队，断绝交通，盘查行人，日夜监视村中活动。动辄进村，烧杀抢掠，家家被翻抢一空，全村象样的东西只剩下了一张藤椅。成熟的麦田被烧成黑灰，乡亲们吃没得吃，睡不得眠，不知什么时候就得逃跑，躲避马队的追捕。小小年纪的廖冠洲，跟大人一起在没长起来的高粱地里半跪着逃难，裤子磨烂了，肉磨破了，他

却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落过一滴泪。

眼看着平日敬仰的叔伯们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眼看着美丽的家园在倪嗣冲马队的践踏下转眼间遍体鳞伤，廖冠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他似乎悟出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记得，辛亥革命前经常有革命党来村中活动，他们一来就躲进廖子宾等人的家。安庆起义失败后，熊成基只身藏在廖子宾家的牛屋内，每天都由廖子宾的儿子棒锤给他送饭。棒锤悄悄告诉过廖冠洲：“小帽子（冠洲的小名），知道不，他的辫子是假的，出去才戴呢！”那时，他们还不大晓事，看见革命党人秘密进出，就凑在一起小声说：“蛤蟆党来了。”“蛤蟆党”的称谓，只在廖冠洲一伙孩子们中间流行，这是他们对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特点的形象比喻，因为河边的蛤蟆一见有人来了，立刻蹦到水里藏起来。革命党人这种为革命而壮烈献身的精神和传奇式的生活，自小给了他极大的吸引力。

时光荏苒。一九二七年夏天，七月的骄阳象一个大火盆扣在头上。通往马回岭的山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年轻的军人。这就是廖冠洲，他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子，长成一米八的高个，粗眉大眼，仪表堂堂。年初，他作为黄埔五期炮科的学生，随队北伐，在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刚刚分配到第二方面军工作。现在，他正奉命调到新组建的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一营任参谋。

他甩一把脸上的汗水。这燥热的天气让他感到象当前的政治形势一样，压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当时，国共分裂已成定局，九江的形势也因武汉政府公开背叛革命日益恶化。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奉行“中间路线”，暗中却和汪精

卫眉来眼去,并开始在部队中清党。什么时候能打破这沉闷,痛痛快快地给反动派以反击,完成中国革命的重任呢?象是要吐出心中的烦闷,廖冠洲长出了一口气。不过,当他想到就要见到孙一中同志,与他并肩战斗,那沉重的心情,得到了一丝欣慰。

孙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与廖冠洲同乡,因为孙一中嫂子是廖冠洲伯母的侄女。还有点亲戚关系。两人从小相识。廖冠洲虽然比孙一中还大一岁,却深深地敬重他,这不仅因为一中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更重要的是一中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给了他很深的影响。

孙一中外表秀气,为人内向,上了战场却是一员虎将,被周恩来同志誉为“静如处女,动如脱兔”。北伐军攻打武昌时,久围不下,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壮烈牺牲。副营长孙一中接任营长,带领士兵,搭云梯,冒弹雨,登上宾阳门城楼,打进武昌城,一时成为传奇人物。然而,我军这位杰出的年轻指挥员,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以后却死在党内左倾分子的手里。一九三二年,身为红三军(贺龙同志任军长)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的孙一中,遭诬陷,被左倾分子杀害。

果然,见到孙一中,廖冠洲心头的阴云一扫而开。孙一中兴奋地告诉他:“你来的正是时候。”原来,聂荣臻同志多次来二十五师活动,已经把党中央准备在南昌起义的消息秘密地传达给党的负责同志,起义的准备正在加紧进行。

起义成功了!南昌城里满街满巷都是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军人。担任了七十五团参谋的廖冠洲协助团长孙一中调整部队,准备南下,他忙得不可开交,可心头却荡漾着不尽的喜悦:在自己的革命军队里战斗,这不正是他最大的心愿吗?

革命军队初建时的缺陷，南下途中的艰辛，以及鏖战沙场的生死考验，没有使他后退一步。从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起，他就认定了要在这支人民的军队中，为中国的革命奋斗到底。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他作为革命军人的历史，就因韩江边的一个岔路，过早地结束了。

那是十月四日的拂晓。迷茫的晨雾，顺着山坡顶上青翠的竹林，悄无声息地跌落下来。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随着这微微发凉的气体，三河坝左近的枪声不知不觉地变得稀稀疏疏的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七十五团的一百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

披着雾气，挟着硝烟，战士们次第撤出阵地，迅速地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五师主力部队。

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进。挂满露珠和雾气的竹叶，不时划过战士们的脸、腿，湿漉漉地。

突然，队伍停住了脚步。

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靠右边的是一条山路，顺着山势弯弯曲曲，伸向雾气蒙蒙的远方；左边是一条宽平的大道，顺着江岸蜿蜒伸展。

这突兀出现的难题使这支掩护部队的领导者——参谋廖冠洲和团副张堂坤怔住了。

走哪条路呢？

记得在三河坝战斗之前，朱德同志召集全师军官讲话，命令全师扼守这三江（韩江、梅江、汀江）汇合之处，牵制住敌人，为向

海陆丰进军的先头部队创造条件。在此之前，李立三同志也讲过，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开到广东境内，在潮汕一带发动农民，掀起更高的革命浪潮。事情很明白，主力部队已开往潮汕，担任掩护任务的七十五团应该尽快与主力会合。

可是，主力部队是沿哪条路开走的呢？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

廖参谋看看张团副，张团副又看看廖参谋，两个人都没有作声。说是参谋和团副，却都是刚过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眼下的局势他们谁也没有遇到过。

身后的浓雾中，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枪声。一百多双焦急的目光一齐落到他俩的身上。不能再迟疑了。

推测、判断、选择，只能在有限的几十秒钟内作出。若是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主力——两千，大路——潮汕……”

他俩几乎是在同时选择了左拐的路线，率领着战士们沿江而进。

晓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青幽的高山。队伍沿着江水的走势，疾步向前。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走在前头的张堂坤以为是追上了主力，连声召唤大家加快行军速度。正在这时，廖冠洲发现了右侧山梁上运动着的敌人。紧接着，密集的枪弹泼雨似地射了过来。

原来，主力是沿小路奔向了广东饶平，以后又随朱德同志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他们选择的道路是通向大麻的。这里驻扎着钱大

钩的一个师指挥所，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二十五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七十五团。

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子弹如飞蝗般从半空中掠过，震耳欲聋的冲杀声在山谷间回荡。七十五团虽说是在南昌起义时新建的，但其基础和骨干力量都是来自叶挺独立团的一营，团里的军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支曾享有“铁军”称号的部队，能征善战，骁勇无比。眼下，虽然突然遇到数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临阵不慌，在张堂坤和廖冠洲的指挥下，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英勇反击。

无奈四面受敌，力量悬殊，弹药殆尽。我方阵地上的枪声稀落了，敌人却依然发了疯似地冲上来。

廖冠洲圆睁怒目，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糟了，子弹没了！

形势极其危急！

廖冠洲迅速隐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手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

他从容地作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抬头一看，四周站满了手持武器的敌军士兵……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伸着长长的枪筒，气势汹汹地寻找报复的对象。张堂坤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很快被钱大钧的党代表倪弼认了出来，随后遭到了秘密杀害。敌人不知怎么晓得有个参谋也在被俘人当中，到处打听，士兵们掩护他，假称：“有个张参谋长，在三河坝时，不知怎么不见了。”廖冠洲又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再加上他那身早已撕破的